



自然法典

[法] 摩萊里 著

刘元慎 何清新 譯

6
商 务 印 书 馆



592

研究所

自然法典

(或自然規律的真實精神)

[法] 摩萊里 著

劉元慎 何清新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1961年·北京

Morelly
CODE DE LA NATURE
OU LE VÉRITABLE
ESPRIT DE SES LOIX
DE TOUT TEMPS NÉGLIGÉ OU MÉCONNU
1755

作者摩萊里 (Morelly) 是十八世紀法國卓越的空想共產主義者。他的身世已經失傳，甚至他的真實姓名和生卒年月也無從查考。主要作品有長詩《巴齊里阿達》和《自然法典》。他在這兩部著作中描繪了共產主義的輪廓，特別是在《自然法典》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自己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本書是研究西歐空想社會主義的一本重要參考書。現在根據蘇聯科學院出版社 1955 年出版的蘭道 (M. E. Ландау) 的俄譯本轉譯出版，書前還附載了沃爾金院士撰寫的《摩萊里的共產主義理論》，書末附有《巴齊里阿達》片段和《摩萊里作品的出版和翻譯》，供讀者參考。

自 然 法 典

(或自然規律的真實精神)

〔法〕摩萊里著 劉元愷 何清新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7 號)

新 華 書 店 售 經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裝

統一書號：3017·36

1959 年 12 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61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數 136 千字
印張 5—6/16	印數 7,001—8,500 冊
定價 (9) 0.80 元	

目次

摩萊里的共产主义理論	[苏] B. II. 沃尔金	5
序言		35
第一篇 政治和道德的一般原則的缺点		37
本論文的主題		37
关于《巴齐里阿达》的計劃和目的的一般意見		37
普通道德的根深蒂固的錯誤,理解它們的阴暗和深入它們的 實質的困难		39
古今道德論者的錯誤根源;为了要发现和避免这些錯誤,他們 应当做些什么		41
利己主义的反常的原因		43
从自然界脱胎出来的人的状态,自然界为了要使人社会中 生活做了些什么		44
社会团体的真正基础的詳細說明		46
道德和政治应当根据什么原則建立自己的法規和制度		47
自然的誠实的思想;怎样才能防止墮落		49
反对意見		50
回答		50
什么样的教育可以防止一切恶习		51
什么样的教育使道德的錯誤永世長存		52
大多数立法者破坏了社会团体的联系,引起或保持了这种破 裂的悲痛后果		52
为什么自然規律实际上是不能實現的		53
第二篇 政治的特別缺点		55
我們的原則的實驗証明		55
能够接受英明政府的法治的野蛮民族的自然状态		56
通行的政治觀念以及对其准則的簡短批駁		59

通行的政治准则能对正确思想发生多大刺激作用	60
对我们的制度在尚无法律的民族中推广的可能性所提出的 反对意见	62
回答,或没有我们的偏见的民族可能获得成功的新证明,以 自然界的要求为基础的法律	64
人们嗜好安静是人的活动的原则	65
懒惰的真正原因	65
在许多空洞的反对意见的顽固重复面前退却	66
民族的真正起源和公益感的衰落原因	67
立法者无法恢复秩序	69
为什么要制定法律	69
任何政治或道德证据的真正平均前提和任何秩序混乱的始因	70
最初的立法者认识自然界的意图和使自己规定的制度适应于 这种意图的容易程度	71
比我们的法律还完善的法律会得到什么权力	72
民法和国际法的原理的虚伪性	73
基督教精神使人们接近自然规律	75
基督教精神为什么没有确立下来	75
修道精神完全与自然规律背谬	77
自由和从属是什么	78
我们的权力无限的统治者的政权的弱点	80
最强盛国家的衰落的和革命的真正原因	82
道德方面的偶然是什么	83
什么东西可以保证帝国安稳	85
政治利用什么借口来使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一个人的利益牺牲	86
国君在自然法中的权限和职责;他们的真正伟大	88
第三篇 通行道德的特别缺点	91
什么是恶;恶的不同种类	91
在神性面前没有自然的恶	91
道德的恶只影响理性创造物	92
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似	93
慈善是我们的第一个道德观念	94

什么东西能够使人摆脱道德的恶的各种观念	95
在神性面前,理性創造物的道德缺点是什么	95
在实在世界里,也跟在道德世界里一样,一切东西都在逐渐完美	98
道德的恶的正确范围	100
所有的恶的暂时原因也是反对恶的手段	101
理智和内心的矛盾的真正原因	102
我们的原则反对恶习或罪行	105
人的一切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社会的一切和谐的原因	107
道德观念的真正连贯性和过程;假说及其证明	108
慈善是神性观念的第一原则	109
说明神性观念是怎样形成、发展和完善的第一个假说	109
只在深思自然感情的过程中才产生神性观念	109
宇宙的景观只能扩大神性观念	110
神性观念是怎样逐渐完善的	111
第二个假说;根据这个假说,神性观念将达到新的完善程度	111
在什么体系中神性观念能日益完善或被歪曲	113
人们行为的堕落是怎样影响神性观念的,应当如何防止	
这种影响	114
被哲学家们所忽视的人们行为堕落的主要原因	116
从上述观察中应当得到什么结论	118
慈善不应当依存于任何恐惧或希望	119
道德应当从何处开始它的指导活动	120
本书的结论	121
第四篇 合乎自然界意图的法制的蓝本	123
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恶习和不幸的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	123
分配法或经济法	124
土地法	126
城市规划法	127
公共秩序法	129
取缔奢华法	130
以防止一切暴政为宗旨的政府法	131
行政管理法	133

[苏] B. II. 沃尔金

摩萊里的共产主义理論

摩萊里这个名字是十八世紀法国文学史上最神秘的名字之一。在1743—1755年这个短短的时期內，曾出版了六本关于哲学、政治和社会問題的書，这些書显然是出自同一个作者，其中有几本署了摩萊里这个名字，另外几本是匿名出版的。但是，关于这些書的作者、作者的生平和他的友人，当时几乎什么都没有記載下来；就是后来史学家的考究也不能帮助我們更多地了解他。事实上一切有关摩萊里的傳說都帶有假說的性質。例如，不久以前人們还在爭論：摩萊里的那些書究竟是一个人写的还是两个人写的；又如，甚至現在还有人怀疑“摩萊里”究竟是实有其人呢，还是什么人的笔名^①。

摩萊里的著作在十八世紀并没有得到傳播。只有他的最后的两本著作《巴齐里阿达》和《自然法典》在出版时才引起了某些社会人士的关注。不能說，摩萊里的著作获得这样的遭遇是应该的。摩萊里的哲学的基本原理无疑是淵源于洛克。但他在发展这些原理的同时，却創立了一种非常彻底的体系，这种体系在認識論和倫理

^① 見李什丹貝日(Lichtenberger):《十八世紀的社会主义》，法文版第106—107頁。姆·勒魯瓦(M. Leroy):《法国社会思想史》，法文版第243頁。格·希納尔(G. Chinard):《‘自然法典’出版序言》，1950年版第9—10頁。希納尔反对两个摩萊里論的見解，我很同意；关于“笔名”的問題，看来，还不能認為最后解决了。

学方面都先于爱尔維修^①和霍尔巴赫^②的后期体系。早在1743年出版的摩萊里的第一部著作就非常清楚地闡明了下列各种学說：感觉产生观念的学說，关于自爱是一切美德的源泉的学說，关于环境在人性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学說，关于公益是善恶行为的标准学說，关于幸福是人生目的的学說。在这里，我們看到，摩萊里除了承認有一个最高的存在物（它可以惩罚和奖励那些对有关宗教的偏見进行攻击的行为）以外，同时还把和理性一致的、充滿純道德的宗教說成是真正的宗教。很难說，为什么摩萊里著作中的这些思想在十年以后会在法国社会上获得这样广泛的反响，而在当时却没有引起讀者的注意。看来，当摩萊里在自己的著作中陈述这些思想的时候，使这些思想成为资产階級思想体系的組成部分的那些必要的社会条件，在当时还没有成熟。但是，不管讀者为什么对于摩萊里的哲学著作表示冷淡，在十八世紀法国哲学史上，他都应当在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驅者中間占有一个位置。

摩萊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自然法典》发表于1755年。这篇闡述共产主义原則的論文是匿名出版的。从那时直到十九世紀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人們一直認为这是狄德罗^③写的；在1772—1773年，人們把《法典》列入阿姆斯特丹和倫敦的大百科全书派著作的两个版本的篇目中。狄德罗本人并没有参与这两个版本的准备工作，而且甚至在两部著作出版以后，他也認为，没有必要（不管这是怎样稀奇古怪）去反駁广为流傳的他是《法典》的作者的說法。当

① 克勞德·阿·爱尔維修(Claude A. Helvétius, 1715—1771)，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論的杰出代表，法国资产階級革命活动家的思想先驅之一。——譯者

② 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 Henri Holbach, 1723—1789)，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論的主要代表，法国的革命资产階級思想家，《百科全书》的編纂者之一。——譯者

③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偉大的法国启蒙运动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十八世紀革命资产階級的大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創始人和《百科全书》的編輯。——譯者

然，他的沉默只能使这种說法更加証实。1796年在审判制造所謂“平等派的密謀”这个共产主义組織的参加者时，巴貝夫^①曾在自己的辯护詞中援引了狄德罗，肯定狄德罗是《自然法典》的作者和共产主义的导师。十八世紀启蒙哲学的敌人們（特别是拉加尔普^②）在十九世紀初期曾經广泛利用这种傳說作为破坏启蒙哲学的这位最偉大代表人物之一的名譽的手段。就在这时，狄德罗的辯护人力图为他开脫共产主义的罪名，并且为了这个目的，搜集了一切能够搜集到的材料来“恢复”狄德罗这位《法典》的假作者的名譽，同时把該書的真正作者的名字确定了下来，永远把他列入了现代共产主义先驅者的行列。1841年，維尔加尔德第一次用摩萊里的名字出版了《法典》。

巴貝夫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指出狄德罗和摩萊里是自己的导师。巴貝夫主义的思想淵源于摩萊里的学說。当然，作为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巴貝夫主义者和这位导师由于被资产阶级大革命分开了，因而他們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把十八世紀中叶的这位有些过时的启蒙学者的学說吸收到当时的經驗和要求里。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是和这位导师紧密地連系起来了，可見《法典》对于他們的影响是无可爭辯的。

但是，摩萊里之所以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不仅由于他是巴貝夫和“平等派”的导师。摩萊里这部書的直接的宣傳作用不能仅限于十八世紀範圍以內。摩萊里对于下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即对于十九世紀前半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來說，也是一位导师。1830—

① 格拉古·巴貝夫(François Babeuf,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是平均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家之一，領導“平等派的密謀”綱領，1796年5月密謀洩露，1797年5月27日被杀害。——譯者

② 讓·法朗莎·德·拉加尔普(Jean François de La Harpe, 1739—1803)，法国戏剧家。十八世紀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墮落成反动分子。——譯者

1840年，法国共产主义情緒重新高漲了起来，这时人們又重新对共产主义的老作家們发生了兴趣，其中，除了巴貝夫主义者（波納罗蒂^①）而外，摩萊里也占有首要地位之一。显然，摩萊里对卡貝^②的空想共产主义也发生了影响。当时一本最富有独到見解的共产主义書籍的作者，即空想共产主义的最偉大的代表人物德薩米^③就不止一次地指出摩萊里是共产主义理論的最高权威，是自己的直接先驅者。在这个时期的其他共产主义的体系中，对《自然法典》也作了某种程度的介紹。

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所謂唯理論的阶段，摩萊里是一位典型的代表。唯理論是唯心主义社会哲学的一个派別，它的特征是把理性制度和非理性制度对立起来。某种适合于自然和理性的制度是存在着的。它也許已被理性所“发现”，并且已被理性从人的天性中引伸出来。現存的社会制度是非理性的，它是人类理性愚昧和錯誤的結果。为了过渡到理性制度，必需使理性的光芒驅散无知的黑暗。必須发现真理，在人間傳播，因而真理也就不能不取得胜利。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由人类理性的过錯以及对理性的发现而形成的。

我們可以看到，从托馬斯·莫尔^④开始直到十九世紀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都具有这种唯理論观点的因素。莫尔認為他

① 腓力普·波納罗蒂 (Filippo Buonarrotti, 1761—1837)，法国革命家，巴貝夫运动的历史学家，原籍意大利，是巴貝夫“平等派的密謀”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对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革命家有很大影响。——譯者

② 埃蒂耶納·卡貝 (Etienne Cabet, 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了秘密燒炭党党员，1830年七月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在哲学观点上他是唯心主义者。——譯者

③ 德薩米 (Théodore Dezamy, 1803—1850)，法国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公有法典》。——譯者

④ 托馬斯·莫尔 (Thomas Moore, 1478—1535)，空想社会主义的創始人之一，杰出的学者，人道主义者。他生于英国倫敦的一个法官家庭，就学于牛津大学。亨利八世时历任国家要职，后因被控“叛国”罪而被处死刑。——譯者

所描述的烏托邦制度，从人們的世俗利益的观点看来，是最合理的、最适宜的制度。这个制度之所以好，是由于它符合人的自然規律、人的自然爱好和人的最可靠的領導者——理性。另一方面，傅立叶的“社会法典”即在社会关系中保証和諧的規范的总和，也是他用純邏輯的方法从人的最基本的天性、从人的热情中引伸出来的。“社会法典”的原理适合于自然的和理性的要求。对于早期的即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社会主义体系說来，唯理論是一切体系的基础。愈是接近十九世紀中叶，在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論中，历史现实主义的色彩就愈濃；在这些理論中，我們就愈能够找到更多的对社会关系的唯物观的萌芽。但是社会主义要彻底从唯理論的傳統中摆脫出来，只有在它和烏托邦断絕关系，并且在辯証唯物主义中找到真正的科学基础的时候才有可能。

十六—十七世紀产生的唯理論的社会哲学，是正在上升的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一个組成部分。它是当时先进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手里最漂亮的工具，他們用它来和合乎理性要求的封建秩序的根本原理作斗争，用它来建立新兴資產階級的理性的和自然的秩序的基础。由于唯理論观点对空想社会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研究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那样一个时期就具有很大好处，而这种影响在当时是具有非常大的力量的。摩萊里无疑是当时最有独到見解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的《自然法典》是“唯理論的”社会主义的最鮮明的和最彻底的范例。

我們已經看到“人的本性”的概念在唯理論的社会理論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关于从自然界脫胎出来的那种人的观念，即关于摆脫了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給他灌輸的一切东西的那种人的观念、关于“一般人”具有自然特性的观念，是不以時間地点为轉移的，因此在十八世紀中叶，这种观念就广泛地流傳开来，几乎被普遍地使用着。抽象的“自然人”是“自然”法的学說的——意識到的或沒有

意識到的——前提，而自然法是一种产生于人的本性的规范的体系。在摩萊里以前，自然法的学說，唯理論世界觀的这个产物，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的哲学家和法律学家，如霍布斯①、斯宾諾莎②、格勞秀斯③、普芬多夫④等人的学說中，就已經形成了完善而典范的形态。可以說；唯理論的社会思想几乎是不懂得用別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的和政治的現象的。唯理論所宣傳的“合理的”秩序（它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它是用邏輯的方法从某些公理的前提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是“自然的”秩序，因为邏輯过程的出发点是“人的本性”。“*Nunquam aliud natura, aliud sapientia dicitur*”（自然所說的与智慧所說的永远是一样的——譯者）——这是摩萊里在其《人类理智論》（1743年）中引用了朱味那尔⑤的一句話。

从这些前提出发，也就产生出一种在十八世紀广泛流行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認為，人类的生活是从“自然”状态开始的，那时，人只是依从他的本性所賦与他的那些规范而生活的。在这种观点看来，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人类丧失这种幸福状态而过渡到受脱离自然界及其控制的实在法的支配。自然状态这个观念，好象是关于古老傳說中古人的“黄金时代”的唯理論的不同的說法。在十七世紀，特別是在十八世紀初期，不仅在理論文章中，而且在不同于被文明搞坏了的欧洲人的“善良野人”的美术繪画

①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大资产阶级思想家。——譯者

② 巴魯赫·斯宾諾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偉大的荷兰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論者；按其政治观点來說，是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的思想家。——譯者

③ 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荷兰法学家，哲学家，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资产阶级国际法学說的創始人。是自然法的早期理論家之一。——譯者

④ 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59—1709)，德国法律学家和历史学家。——譯者

⑤ 捷齐姆·朱味那尔(Децим Ювепал, 生于公元 60 年代——卒于公元 127 年后)，羅馬的大諷刺詩人。——譯者

中，也都不止一次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可見，摩萊里在分析社会关系的时候，自己就已經有了很熟悉的道路可走了。自然人——自然法——自然状态，——所有这些阶段都不止一次地被唯理論的社会思想研究过。

“在道德的領域內，天性只有一个，它是永恒的、不变的”，——这就是摩萊里的社会理論的基本原則。人性的規律永远是不改变的。誠然，事实告訴我們，习俗在变化，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也在变化，但这决不是說，他們的天性也发生了变化；这只是說明一些民族脱离了天性的某些常規，而其余的常規对于这些民族說来仍然是正确的。民族被破坏了，但天性並沒有被破坏。“人离开了真理，但真理並沒有灭亡”。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能切实执行自然界的要求，那么他們就能适应自然規律。^①立法者的理性任务在于理解自然規律，并且找出一条原理，讓人們有所依据而不至于远离自然，这也就是說从自然的規律当中作出适当的結論。人类社会为了要变成幸福的和有道德的社会，就必须按照自然法典来生活。

“自然”的思想是摩萊里体系中的中心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在他的思想里，也象在十八世紀其他許多启蒙学者和一切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里一样，是和“上帝”的思想联結在一起的。摩萊里按其哲学观点則和爱尔維修、霍尔巴赫很接近，但摩萊里却坚决反对唯物主义。他認為唯物主义是荒謬的、經不起批判的学說。在宗教問題上，他和伏尔泰^②比較接近。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反，他的世界观是符合理性的自然神論的世界观，它認為世界是由“建筑家”創造出来的，建筑家不能对自己的創造物的命运漠不关心。摩萊里的上帝是一切現存事物的原則；同时，正如我們看到的，这个

^① 見本書第 56 頁。

^② 伏尔泰(弗朗斯瓦·瑪麗·阿魯埃)(Voltaire, 1694—1778)，十八世紀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作家、哲学家。——譯者

上帝也就是可以奖励和惩罚人的上帝。和伏尔泰一样，摩萊里認為，世界的存在和結構，人性的存在和人的能力，本身就足以證明神的存在。只有瞎子在观察世界的时候才否認上帝。如果說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論的謬論能够得到广泛的傳播，那只是因为伪善者們利用宗教来达到他們自己的目的，把宗教作为統治的工具。人們是很了解上帝的存在的；所謂聖賢們深入研究這門知識的一切企圖，只会歪曲神的原来的思想^①。对神的尊敬、崇拜应当彻底清除一切迷信，清除一切宗教神話，因为这些东西使真理遭到損坏。崇拜应当符合理性，它应当渗透着为大家所公認的真正的道德。^②

自然法的理論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和根据神的意志和命令而形成的神权論密切联繫着的。由于唯理論的思想家在自己的体系中保留着神的观念，所以不管理性怎样“清除”这种观念，自然法在十八世紀的唯理論中，也就保留着一些这种关系的痕迹。如果神是世界秩序的始因和創造者，那么，自然規律显然也是它創造的。摩萊里提出了物理世界中的不变的运动原則；无疑，他也会給人的行为提出同样的不变原則。人既然是用理性来了解自然規律，那他也就了解神的旨意。有趣的是，傅立叶的相应的論断和这許多思想是多么接近。虽然傅立叶并没有同意摩萊里的共产主义的观点，但摩萊里对傅立叶的影响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摩萊里的理論中，和自然、理性相符合的社会状态，不仅是一种可以探求得到的东西，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而且完全是人类史上的实在阶段和起点。自然人就是原始人。他毫无瑕疵地从自然界中脱胎出来，他的本性、他的自然要求必然不会引导他，并且确实不曾引导他在自然环境中去作恶，而是去行善。摩萊里說：

① 《巴齐里阿达》法文版第2卷第218—223頁。

② 《人心論》法文版第186頁；《君主論》法文版第122頁；參閱希納尔(G. Chi-nard)：《‘自然法典’出版序言》法文版第21, 33—34頁。

“人既沒有天賦的思想，也沒有天賦的習慣。在自己生命的第一分鐘，他對一切都完全是無所謂的。”他的靈魂是一張白紙，什麼也沒有畫上；或是從帷幕后面選擇出來的一面明鏡，用來放在無數形形色色的事物當中。人的印象和思想決定於周圍事物在人當中引起的有機運動，決定於這些事物作用的方法^①。但是人在盲目的、動物的自衛本能的壓迫下，立刻擺脫了自己的對一切都無所謂的狀態。“自然界英明地使我們的需要和我們的力量的增長相符合”。如果人不作任何緊張的努力就能滿足這些需要，那麼人就會停留在原始狀態，就會沒有任何東西來刺激他的發展。“如果需要能輕易地得到滿足，那也就不需要什么超越動物的本能的知識了。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社會性就不比動物多”。實際上，自然界對人是這樣來安排的：人的需要常常是不大超過人的能力範圍的。這種如此簡單而奇怪的機械論，彷彿是專門為了從人類里面產生出優美的結合物而創造出來的。一個人的力量要是軟弱和不足，就會促使他去聯合其他的人。人由於認識到不能用個人的手段來完全滿足自己的需要，便開始找尋接近自己的同類的方法，以便在共同的行動中、在社會集體中，找到所缺少的力量。人必然要變成適合於社會的生物。^②

我們看到，摩萊里是和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哲學（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一致的，他從自衛本能中引申出社會屬性以及人的道德。值得一提的是《自然法典》比愛爾維修的名著《精神論》（1758年）早出版三年，而摩萊里的第一部著作《人類理智論》又比它早出版十五年。但是，在摩萊里那里也可以找到與神的和神的旨意的觀念相聯繫的其他道德觀點和社會觀點的因素。例如，他

① 《人類理智論》法文版第2—3頁；參閱希納爾：《‘自然法典’出版序言》法文版第12頁。

② 本書第44—45頁。

断定，神把不可磨滅的“真誠”注入人的心中，硬說，專管製造善良行為的那種感覺是“我們一出生就獲得了的”。這些感覺是自然的內在呼聲，是在宇宙的總秩序中無限英明的先定的結果。摩萊里在《巴齊里阿達》中甚至承認友愛是社會生活的第一個推動力量，這種友愛最初由自然界注入一切人的心中。因此，在他那裏，愛已經不僅僅是一種不以人類理性為轉移的獨立力量，而且是一種基本的、從古就有的力量。毫無疑問，我們看到，摩萊里在解釋社會的產生時，是把兩種極易區別的傾向結合起來了。但是也不應當認為，這種結合是摩萊里的學說所特有的。我們甚至在象狄德羅這樣出色的思想家的身上，在象《百科全書》這樣優秀的著作裏面也可以找到上述的這兩種傾向。顯然，這種動搖反映了唯物主義世界觀成長的過程，反映了這種世界觀要擺脫以唯理論為基礎的舊道德傾向的困難，因為唯理論既不能辯證地解決社會產生的問題，也不能揭示人類社會屬性發展的历史進程。

需求的平等和才能的多样化一定会加强人类的集体精神和团结精神，前者提示了平权的思想，后者使人们意識到努力联合起来的好处。为了使这种团结精神不致遭到破坏，自然界賜給人类土地，由大家共同經營，土地的收成由大家平权地享受，自然人是不知道私有制的，摩萊里說：“世界是一張飯桌，它足以陳列所有共餐者所需要的一切，桌上的菜肴或者屬於一切人，因為大家都飢餓，或者只屬於某幾個人，因為其餘的人已經吃飽了。所以，任何人都不是世界的絕對的主人，任何人也沒有權利要求這一點。”^①

符合這些共同原則的自然狀態，不只是遙遠的過去的事實。摩萊里斷言，甚至在現在也能找到嚴格遵守這些整個物質自然界的神聖規律的人。他認為美洲最北部的那些部落就是這樣的人，

① 本書第 45—46 頁。